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賜進士第其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兼提調餉鹽等事

宋紀一百七十四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癸卯執徐七月月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

帝

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春正月庚寅詔以建安郡王孜爲皇

子改名禕封永嘉郡王御製資善堂記賜之 癸卯蒙

古兵屯漢江侵萬州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達調將士

扼河關上山大戰至鼈坑石碑港而還 蒙古主會諸

王於鄂諾

舊倫幹難今改

河北罷伊克征高麗兵以薩喇爾併

舊作扎剌 爲征東元帥 蒙古皇弟呼必賚聞陵川郝

兒帶今改 經館於張柔家博覽無不通召入見詰以經國安民之

道經上數十事皇弟大悅遂畱王府 蒙古主大封同

姓命呼必賚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言於皇弟曰

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斥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

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皇弟願有關中遂受京兆分地

時諸將皆築第京兆豪侈相尚皇弟卽分遣使戍興元

諸州又奏割河東鹽池以供軍食立從宜府於京兆屯

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二月己酉朔日有

食之 王子雪詔臣寮久在遷謫者令自便惟悞國殄

民者弗赦 戊辰謫陳垓潮州居住先是宰執言其貪
賊不法宜付有司鞫問然重以臺臣下吏且從遷謫帝
曰當如此以爲人臣懷利事君者之戒 己巳再謁兩
浙漕司歸安府竹木稅一月 三月壬午帝諭輔臣夔
門擇守切於東南宜速區處 丙申以前參知政事別
之傑薨輟視朝尋贈少師 庚子以韓宣爲遙郡防禦
使守夔州兼副帥 壬寅詔曰比年以來風俗不美好
惡不公臣僚論列固許風聞而廉訪不真是非貿亂自
今大臣除授惟才是用內外臺彈劾竝須審實毋攬細
故潛發陰私其有賊污實迹則祖宗自有成憲必罰無

赦咨爾有位其修身奉法以副朕嘉與維新之意 蒙
古攻海州守臣王國昌逆戰于城下敗績 夏四月甲
寅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壬戌錄西柳關捍禦之功高
達程大元李和古文瑄王登及將士等增秩補官賞賚
有差 己巳帝問蜀中近報謝方叔等言已下夔路徐
清叟曰蜀中向後分置四帥庶有犄角之勢帝曰舊自
有四戎帥又有正副帥董槐曰此亦二矛重弓之意
五月戊寅朔帝曰趙希堅可差知平江府其人清修儘
能撫摩先是帝以吳門擇守諭輔臣謝方叔言平江東
控海道年來和糴民力頗困宜得才略善撫摩者故有

是命 辛巳省罷處州稅官二員置麗水縣西尉 已
亥賜進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 余玠專制四蜀凡有
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因言玠不知
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
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
必不敢遂召之六月庚戌四川制置司言玠疾亟詔以
玠爲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數 辛亥以賈似道爲資
政殿大學士李曾伯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 戊午直
華文閣湖北運判兼知鄂州余晦朝辭帝曰西事乏人
卿可爲朕行晦曰臣資淺望輕西事素未諳悉冒承恐

誤國帝曰朕與宰執熟籌之無如卿者庚申以晦爲司

農卿四川宣諭使

蒙古命諸王實喇爾

舊倫旭烈兀今改

伐

西域

蒙古諸王巴圖遣使乞買珠銀萬錠蒙古主以

千錠授之仍諭曰太祖太宗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

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 秋七

月辛巳帝諭輔臣曰余晦朝辭已戒其務行寬政是日

國子司業葉夢鼎進對言及三蜀易帥帝曰余晦有才

夢鼎曰晦雖小有才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恐不勝任徐

清叟亦言晦不可用帝不聽 壬午以前參知政事王

伯大甕輟視朝

丙戌以蔡抗施退翁竝兼資善堂直

講抗元定之孫也 庚寅溫台處三郡大水詔發豐儲倉米及各州義廩賑之 甲午以余玠薨輟朝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任軍旅安撫王維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善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徵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過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閭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偃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口又置機捕房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及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庚子以董槐兼參知政事 癸卯詔撫諭四川官吏軍

民 八月丁未朔以馬允祖爲司農卿淮西總領財賦

癸丑詔福建帥司毋得循習以本州寄居充幕屬

甲寅起居郎蕭泰來出知隆興府先是起居舍人牟子才與泰來竝除子才四疏辭極陳泰來姦險汙穢恥與泰來伍泰來不得已請祠遂予郡 丙辰賜楊次山謚

惠節楊谷謚敷肅楊石謚忠憲 乙丑詔鑄寶祐新錢

以皇宋元寶爲文 九月壬午以程元鳳兼侍讀牟子

才兼侍講 壬辰城夔門 蒙古皇弟呼必賚征雲南

壬寅師次忒刺分兵三道大將烏蘭哈達由西道諸王素赫由東道呼必賚由中道乙巳畱輜重於滿陀城率

師前進 冬十月丙午朔出封樁庫楮四十萬賑行都

軍民 蒙古兵過大渡河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

沙江乘草囊及楫以渡摩娑蠻主索和爾圖

舊作唆火脫今改

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餘里 十一月丙子朔詔獎

諭襄陽守臣高達 乙酉西太乙宮成 己丑賈似道

獻所獲良馬賜詔褒嘉其將士增秩賞賚有差 辛卯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使諭大理降時僧子聰在軍中每

贊皇弟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皇弟契其言

烏蘭哈達分兵攻白蠻所在寨柵以次下之獨阿達喇

舊作阿塔刺今改所居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

之言當先絕其汲道烏蘭哈達率精銳立礮攻之阿達

喇遣兵來拒烏蘭哈達使其子阿珠

舊倫阿木今改

迎擊之寨

兵退走遂并其弟阿蘓

舊倫阿叔今改

城俱拔之辛丑白蠻送

款十二月丙辰蒙古中道兵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

智興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

攷異元文類載程鉅夫平雲南碑段智興與倫與智高

祥倫高素祥今從元史

是夕祥率眾遁去皇弟呼必賚遣使追之

皇弟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己未西

道兵亦至命姚樞搜訪圖籍乃得使者之尸皇弟怒將

屠其城樞及僧子聰張文謙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耳

非民之罪請宥之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

大理之民賴以全活 庚申以前參知政事劉伯正薨

輟朝 蒙古兵出龍首關癸亥獲高祥斬於姚州皇弟

呼必賚班師按異平雲南碑作春振旅而還今從元史繫於冬月 畱烏蘭哈達攻

諸蠻之未下者以劉時中爲宣撫使 蒙古主命宗王

哈呼舊俗即虎今改與洪福源征高麗拔禾山東州春州三角

山楊根天龍等城 是歲蒙古斷事官孟克薩爾奉孟

克薩爾之泣事也嚴人多怨之蒙古主爲下詔慰其子

寶祐二年蒙古憲宗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蒙古城利州閬州自

是蒙古兵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按異元史憲宗紀二年汪田哥修治

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軼則寶祐元年事也宋史作

二年蓋元人紀其始事宋人紀其落成耳今從宋史

乙未帝諭輔臣曰李曾伯報北兵攻利州築城已就不
可坐視謝方叔對曰當令余晦禦之 潭州以湘潭縣
民陳克良孝行聞詔旌其閭 蒙古皇弟呼必賚還京
兆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甲辰朔太
常釐正秦檜謚帝因諭輔臣曰謚繆很可也 乙巳詔
二廣吏多貪黷以去天遠而民無告也吏部考覈嘗仕
廣而以貪黷免者勿令再任著爲令 余晦遣都統甘
閏以兵數萬城蜀要地紫金山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
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爲蒙古所據 蒙古
侵合州廣安軍守臣王堅曹世雄等敗之 三月戊寅

申嚴本路人不許授諸司屬官其已注授者竝改授

壬午王元善

攷異宋史本紀作王善今從宋史全文

自北歸元善凡三使

蒙古留七年至是始歸

戊子詔調江淮州軍今年二

稅

巳丑錄襄城捍禦功高達王登程大元李和各進

職增秩餘補轉有差

辛丑帝諭輔臣曰謝奕修服除

且以郡予之謝方叔曰年來戚里予郡太多祖宗時高

官者必換右蓋有淡意帝曰戚里正卿以上卽換右班

此典故也

是春蜀中旱蒙古諸將以嘉陵漕舟水澀

欲棄益昌去汪德臣曰國家以蜀事付我有死而已柰

何棄之盡穀所乘馬轡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石雲頂

山戍將呂遠將兵五千邀戰卽陳擒之復得糧五千餘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給夏四月辛亥詔邊兵頗貧聞邊上多有閒田擇其田之近便依險者分給軍人以耕 庚申帝問輔臣外間所聞謝方叔對曰外論皆以謝堂兼江西提舉恐自此外戚緣例者多矣 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董槐參知政事 六月壬寅朔罷臨平鎮稅 戊申殿中侍御史吳燧承宰相風指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玠死其子如孫一空帑庾之積而東宣簿錄其財以爲蜀用詔責如孫輸以助蜀 甲寅帝諭輔臣蜀事

宜早區處謝方叔曰向來亦有京閩兼制者帝曰此不可緩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依舊節制四川以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 丙辰帝諭輔臣曰利州王佐堅守孤壘屢挫敵鋒其忠可嘉謝方叔曰此城正介寶峯苦竹隘間佐以忠自奮南永忠薄其城下佐罵擊之永忠流涕而退眞忠臣也詔王佐更進一官先是南永忠守隆慶率其屬以城降蒙古教授鄭炳孫先縕死其妻女乃朝服自經癸亥贈炳孫朝奉郎直秘閣訪其子官之 一錄行在繫囚 余晦在四川兵屢敗邊事日亟戊辰詔晦赴行在 謁利閩隆慶潼川綿州賦役

閏月壬申董槐抗疏蜀事孔棘已犯臨戰易將之戒
此臣子見危致命之日也而上下牽制曾未有出身當
此任者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通荆蜀之氣脈
帝優詔答曰士大夫以議論求勝者多以事功自勉者
少朕爲世道人才憂之卿深念蜀事慨然請行足見忠
壯然經理西事當在廟堂更宜勉竭謀猷以副委任
以蒲擇之爲軍器監丞暫充四川制置權司職事 甲
戌命包恢爲浙西提點刑獄招捕荻浦鹽寇 壬午以
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詔四川事力
愈單須合荆閬乃可運掉宜趣李曾伯進司夔路 已

亥罷江灣浮鹽局 秋七月己巳調四川近邊州郡稅
賦三年 丁未帝諭輔臣曰聞雲南力備蒙古果能自
立乎謝方叔曰廣右所傳雖未得實不容不嚴其備
蒙古烏蘭哈達攻烏蠻次羅部府蠻酋高昇拒戰大破
之進至其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旣險且堅
選驍勇以礮摧其北門縱火焚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
進而佗佗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
五鼓遣其子阿珠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
其國王授智興餘眾依阻山谷分命裨將掩襲約三日
捲而內向及圍合阿珠引善射者二百騎四面進擊烏

蘭哈達陷陣鏖戰又攻織寨拔之至乾德格城烏蘭哈達病委軍事於阿珠環城立礮以草填塹眾軍始集阿珠先率所部搏戰城下遂破其城 己酉詔以思播兩州連年捍禦其守臣田應寅楊文各進一秩 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乞照陳韓出使湖南例以行府爲名從之 甲寅賜賈涉謚忠肅以似道進用故也 壬戌以湖北安撫知峽州呂文德總統江陵漢陽歸峽襄郢軍馬事暫置司公安上下應援 八月辛未朔帝諭輔臣曰江塘事畢聞軍中科軍人草薦不容不還其直謝方叔曰此見陛下之不遺微小也 癸酉

詔以前知閬州兼利州安撫王惟忠付大理獄惟忠與
余晦俱慶元人晦之帥蜀也惟忠心輕之呼其小字曰
余再五來也晦聞恚甚及召還誣奏惟忠潛通蒙古使
其黨丁大全陳大方劾之朝議亦以此掩誤用余晦之
失遂下大理大方爲勘官煅煉成獄籍其家 癸未董
槐言過者陛下察貢獻之無藝慮竝緣之害民申飭內
司諸有以田及木獻者勿納此可以弭災召和帝曰自
今修造買木仍付兩司 癸巳謝方叔等上七朝經武
要略中興四朝志傳理宗玉牒日歷會要 丁酉醴泉
觀使趙葵上疏言臣昨辭相位退居長沙今蜀事孔艱

思報恩紀乞申溧陽居止之命庶便驅策帝獎其忠命
趣裝過溧陽以便咨訪 九月甲辰以久雨出封樁庫
十八界楮幣三十萬賑三衙諸軍 己酉朝獻景靈宮
庚戌饗於太廟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乙卯荻浦寇
平憲臣包恢進二秩陞直龍圖閣都統劉達授閤門使
帶遙郡 己未以尤焞爲端明殿學士提舉祕書省兼
侍講提綱史事 癸亥詔以景靈宮恭謝畢詣西太乙
宮起居郎牟子才諫而止 丁卯太白晝見 冬十月
庚午朔謝方叔等進寶祐編類吏部七司續降條令各
進一秩 癸酉詔皇子永嘉郡王禔進封忠王 辛卯

詔李曾伯進司重慶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 甲
午斬王惟忠于都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語陳大方曰
吾死訴於天帝未幾大方暴卒 丁酉詔奪余玠資政
殿學士職名及余晦刑部侍郎告命 十一月庚子朔
以皇子忠王禔加冠禮命從臣詣景靈宮奏告天地祖
宗 壬寅日南至御文德殿行皇子忠王禔冠禮賜字
邦壽 丁未蒙古城光化舊治 丙辰帝問光化事體
謝方叔言增築光化在江漢之北欲以溫和守光化令
在鬲奴堡對江與之相持均州據光化上流已令增兵
爲備詔溫和知光化軍 牟子才上言首蜀尾吳幾二

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
寒心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
司且於連楚光黃均房巴閬縣劔要害之郡或增城或
增戍以守之賈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 蒙古
皇弟呼必賚以牋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篤好經史
手不釋卷少入侍呼必賚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
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呼必
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希憲嘗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
眾驚曰文武才也呼必賚自大理還於京兆分地置宣
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

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間利害抑強扶弱摘
伏摧姦境內大安 十二月己巳朔殿中侍御史吳燧
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既已中輟請令州郡
下屬縣排定保甲行自實法庚午詔先行於兩浙江東
西湖南州軍 丁丑詔蒲擇之以元職兼四川宣撫司
判官 辛巳詔戶部支諸軍雪寒錢出戍之家倍給
癸未雷 樞密院言知利州王佐申叛臣南永忠部下
官兵周德榮（政異宋史本紀作周榮今從宋史全文）能守正效忠密約統
制段元鑑入臨解圍爲南永忠執縛屠割抗聲詈罵而
死詔周德榮特贈七秩仍立廟官其子 己丑詔安西

堡解圍其將士褒賞外令宣司下隆慶守臣段元鑑應
官民曾資給戰士或屈身助守禦者併侯明推賞仍普
犒在城居民一次免租賦五年 是歲均州總管孫嗣
遣人賁蠟書降于蒙古 蒙古主命大臣求可以慎固
封守閑于將略者擢史樞征行萬戶配以眞定相衛懷
孟諸軍駐唐鄧樞天倪子也 蒙古張柔以連歲勤兵
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詔柔鎮亳州
率山前八軍城之柔又以渦水北淺隘不可舟軍旣病
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路自亳抵汴隄百二十
里流渫而不可築復爲橋十五或廣八十尺橫以二堡

戊之

寶祐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迅雷先是望夕內侍董

宋臣引西湖妓入禁中牟子才疏言元夕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汙清禁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今因震霆示威臣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庚申帝諭輔臣曰均州城築糧餉旣艱宜先築龍山謝方叔等言龍山高險下瞰舊均已趣京湖畱司調兵修築壬戌知澧州趙師簡朝辭言公族世系日衍尚未增立字號詔以宗正寺擬用宜季次紹五字于大由交嗣甫字下續之甲子帝諭輔臣曰馬光祖措置錢

楮如何謝方叔等言監收敝楮已合事宜但錢未流通耳 祕書危昭德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腹民膏血爲已甘腴民不堪命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 丙寅皇子忠王禕出閣 二月庚午詔尤焞免奉朝請專令精意史事 乙亥命李長庚措置襄陽屯田 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啓兵端二三狂

徒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淺率寡謀遂致隻輪不返
全子才誕妄慘毒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宜寢二人
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器師誤國之戒從之 己卯兩淮
制置大使賈似道興復廣陵堡城以圖來上詔獎之
庚辰詔宗正少卿歲舉宗學官選人一員 壬午都省
言宣闔入蜀首議行卹民之政宜多支糴本以寬民力
詔撥封樁庫十八界會二百萬給四川 乙酉詔撥官
誥祠牒新楮香鹽付臨安府守臣馬光祖收換敝楮
內侍董宋臣幹辦佑聖觀逢迎帝意起梅堂芙蓉閣香
蘭亭豪奪民田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閭羅目之

監察御史洪天錫上言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
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令吳燧宣諭天錫抗對如
初帝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
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
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 蒙古皇
弟呼必賚徵河內許衡爲京兆提學衡從姚樞得程頤
朱熹之書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亡于天
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器祭嫁娶必
徵于禮以倡其鄉學者浸盛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
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 三月

甲辰詔不許傳播過事 己酉詔治過屯田自有課入
登羨者其管幹官竝推賞 癸丑帝問自實之法施行
如何謝方叔等曰自實卽經界遺意惟當檢制使人寬
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時高斯得起爲福建轉運副使
貽書方叔曰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上臨
御適三十一年而行自實異口書之史冊正與秦同方
叔大愧旋奏罷之 以吳淵爲觀文殿學士京湖制置
大使知江陵府 己未雨土洪天錫言其象爲蒙請嚴
君子小人之辨又言修內司爲民害宜治之 夏四月
庚午朝獻景靈宮 蜀郡地震 癸酉帝問流民近狀

謝方叔對曰數年來流民在江南者皆已安業 丁丑
以陳顯伯兼資善堂贊善陳堅兼直講 辛巳帝謂輔
臣曰聞刑獄多有冤濫謝方叔等曰不特冤濫且有淹
滯當時加申警 癸未考功郎官洪勲輪對及杜衍封
還事帝曰朕每諭丞相事有不可行者繳奏 浙閩大
水洪天錫上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闕享富
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
五月丙申勅帝諭輔臣曰黃州乃江面要地郎應飛不
勝任當別選人謝方叔曰黃州昨除張勝今尙權鄂州
曷若以厲文翁爲之乎 甲辰久雨以監司州郡倅書

允濫申嚴禁止 丙午帝諭輔臣曰修築江岸軍兵不
易間補工值雨多不給食可令特支 詔出封樁庫十
八界會二十萬給三衙諸軍賑臨安府民戶亦如之
甲寅趙汝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六月以樞
密院編修鎮江丁大全爲右司諫大全面藍色爲戚里
婢壻夤緣聞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得寵於帝由蕭
山尉累拜是職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
同除皆緘默不言人於其名大旁加點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洪天錫罷言職時吳民仲大倫等列訴董宋臣
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

御莊不當白臺儀駕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
冤常平所以均約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
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及盧允升而枚數其惡
帝猶力獲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
御前姦賊之老吏迹捕之凶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
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
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畱中
不報天錫遂去詔遷大理少卿宗正寺丞趙宗嶠移書
謝方叔責其不能止救方叔甚慙而讒者又曰天錫之
論方叔意也其去亦方叔擠之方叔上書自解帝終不

信 辛卯簽書樞密院事王埜罷 秋七月癸丑以呂
文德知鄂州節制鼎澧辰沅靖五州 丙申謝方叔徐
清叟罷以御史朱應元劾之也董宋臣盧允升猶未快
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知宰
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 命三省樞密院
機政令董槐程元鳳輪日當筆詔曰往年二相竝命各
分朋黨互相傾軋吳潛旣退方叔獨相持祿固位政以
賄成諸子無藉恬然而不知天示警戒臣庶交章不奪
方叔之相權則是朕躬有罪爾槐爾元鳳尙鑒茲哉毋
若方叔之負朕也 己未帝諭輔臣曰近來州縣臧吏

甚多不可不嚴其禁令董槐言藝祖朝有流竄或杖死者程元鳳曰高宗朝必籍記姓名不復錄用帝曰籍記今可行以謝方叔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蒙古烏蘭哈達自吐蕃進攻西南夷悉平之八月乙

丑朔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蔡抗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丙寅帝諭輔臣曰朕以今日多事選用卿等宜一心體國凡紀綱未振人材未萃民生未裕邊備未飭皆爲急務宜加之意以徐清叟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庚午帝諭輔臣曰三邊事宜及時董

槐等對曰首當以此勉諭諸聞帝曰聞外之寄廟堂只當擇人豈可遙制槐曰前日之病正坐此 丙子以鄭性之薨輟視朝 戊子帝曰紀綱法度須當謹守以革弊例朝士遷除各守滿歲之法如先朝臣僚奏請遷轉格式可討論以聞董槐等對曰此法固可革躁進之風但拔擢人材又不可拘此帝然之 都省言兩淮制臣賈似道調度兵將攻勦舊海賊兵生擒僞元帥宋贇俘獲尤眾詔獎之 辛卯以應徽薨輟視朝 九月己亥帝諭輔臣曰近日施行內侍何郁豈可復畱合與勒停董槐等曰聖斷如此不惟可以戢姦亦可以服中外心

丙午帝曰近觀臣寮奏疏云事當謀之大臣朕未嘗
不與卿等謀如有未當且許執奏卿等亦自相資益程
元鳳曰臣等雖不敢立異亦不敢苟同 庚戌詔淮甯
枉境邊防正嚴沿江副閫豈容久虛已差厲文翁可趣
之任 壬子帝諭輔臣趙葵二劄言邊事不苟董槐等
曰今日事勢不可以安危論直當以存亡論亦不須如
此憂懼然必內外協心圖之如范蠡大夫種分任國事
可也 甲寅以陳顯伯兼資善堂州善皮龍榮兼侍讀
乙卯帝曰楮幣何以救之董槐請以臨安府酒稅專
收破會解發朝廷逐旋焚燬官司既可通融民間自然

減落帝然之曰朝廷以爲重則人自厚信 董槐言於
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何謂三害槐曰戚里
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
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士故士率橫士率橫則變生
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
袞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
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今除之於是嫉槐者眾
矣 冬十月庚午詔撥封樁庫會子一十三萬犒殿步
司教閱精勇軍其衣裝器械悉從官給 癸未詔永調
紹興府和買絹 蒙古張柔會大帥于符離以百丈口

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道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橫江堡又以路東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騎于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城柘城楚邱南頓無宋患陳蔡穎息糧無不達 十一月乙未皮龍榮進對帝語及資善堂事龍榮對曰忠王天資過人若無它嗜好倍加保養尤爲有益儒臣盡職分于外望陛下以身教之于內龍榮預知忠王意向亦兼以諷帝也 初女冠知古得幸其姪吳子聰質緣以進得知閤門事牟子才繳奏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焰薰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

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卽爲
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
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
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
州待次子才亦力求去出知太平州 十二月甲申帝
諭輔臣曰蜀報敵勢頗重間雖小捷未聞有敢與一戰
者宜大明賞罰以激勸之丁亥又諭輔臣曰朝士有蜀
人曉邊事者可令條具備禦之策參攷用之 是歲蒙
古馬步軍都元帥兼領尙書省事察罕卒追封河南王
諡武宣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董文用招金故臣樂城

李治且曰素聞仁卿學優才瞻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

勿它辭仁卿治之字也治至皇弟問金南遷後居官者

孰賢治對曰險夷一節唯完顏仲德又問完顏哈達

合達及布哈舊哈倫何如對曰二人將略短少任之不

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謀讜

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爲第一彬伐江南未嘗

妄殺一人擬之方叔召虎可也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

論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世側媚成風欲

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材賢否對曰天下

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

魏璫王鶚李獻卿蘭充庭趙復郝經王博文等皆有用之才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特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哉王誠能旁求於外將見集於明庭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紀綱立法度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

私害公是無紀綱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
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
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又問昨地震
何故對曰天裂爲陽不足地震爲陰有餘夫地道陰也
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
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
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若能辨姦邪
去女謁屏讒慝慎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
可轉咎爲休矣皇弟潏然之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春正月癸巳朔詔曰朕宵旰在念適

時多艱財計匱而生財之道未聞民力窮而剝民之吏
自若捨法用例已非矣有元無例而旁引以遂其干請
之私其何以窒幸門塞蠹穴乎望治雖勤課功愈逸毋
怪也咨爾二三大臣各揚乃職務循名而責實勿假公
而濟私則予汝嘉 辛亥詔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
應使吳淵遇軍戎急切許用便宜 甲辰帝諭輔臣試
閣職止兩名立爲定格非武舉前名更不召試 丁未
謝方叔奪職罷祠辛酉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
永國公致仕 二月丙寅詔史嵩之復職 戊辰雨雹
庚午以久雨詔臨安府發平糴倉米二萬石賑糴

丙子以襲封衍聖公孔洙添差通判吉州不釐務 庚
辰以久雨詔監司州郡決繫囚毋得淹延獄官毋得兼
簽以妨本職 再撥平糴倉米二萬石損價接糶出封
椿庫楮幣二十萬令殷馬步司給稿其大理寺三衙臨
安府屬縣諸酒軍所見監贓賞錢悉蠲之 癸未詔舉
廉吏 詔覈實凡戰多者死事者速條上推賞被兵之
地流離之民應干科調悉與停免 三月丁酉詔與芮
嗣榮王 壬寅詔蒲擇之權兵部侍郎四川宣撫制置
使兼知重慶府 庚戌帝諭輔臣曰蜀中更求東南一
二人以爲二矛重弓之備董槐言近遣李遇龍爲都統

輿論謂然夏當采訪以備擢用 丙辰御製字民訓引
見改官人令閤門宣示仍批于印歷之首 是春蒙古
主會諸王百官於裕孟克圖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
帛有差定擬諸王歲賜錢穀 蒙古皇弟呼必賚遣人
詣行在所請續簽內郡漢軍從之 夏四月丁卯帝諭
輔臣累年北騎涉渡淮可于沿邊措置防遏戊辰董槐
言敵有謀攻棗陽軍者近吳淵已焚其所立寨舍帝曰
可早取光化如蜀之隘口淮之舊海皆當諭闕臣及時
圖之若根蒂已固可無後患 癸未詔賈似道爲參知
政事吳淵進官三等竝職任依舊程元鳳爲參知政事

蔡抗同知樞密院事 帝年寢高操柄獨斷視羣臣無
當意者漸喜狎佞人擢丁大全爲侍御史竊弄威權帝
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董槐槐曰臣聞人臣無私交
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爲謝丁君大全大慙 五月
甲午孔子五十世孫元龍授初品官 甲辰帝諭輔臣
曰秋防不遠宜事事爲之備董槐曰羅鬼國報思播州
謂北兵畱大理招養蠻人爲嚮道此甚可憂帝曰彼不
能支駸駸及我矣 徐清叟王埜並奪職罷祠仍櫬執
政恩數 乙巳董槐言瀘漈之上鹽井設險以待敵兵
此事不可吝費程元鳳曰宜令播州以兵助羅鬼制司

以兵助播州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約羅鬼爲援 丁大全慮董槐不相容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 甲寅賜進士文天祥等五百六十九人及第出身考官王應麟得天祥卷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六月甲戌以朱驥孫爲太府寺簿知瀘州兼潼川路安撫措置瀘涪長寧邊境 辛巳浙江隄成凡朝廷科撥錢以緡計

百三十五萬九百九十有奇米以石計三萬三千一百而臨安府之費不與焉 癸未丁大全疏劾董槐疏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省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迫之出興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囁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 詔程元鳳蔡抗可暫輪日當筆軍國重務商榷奏聞 秋七月辛卯帝諭輔臣財計所當整頓吏姦不可不防須擇曉練都司提其綱尋以孫子秀趙崇潔任責拘權時賈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部將卽毅然求去會有言似道已密奏子秀不可用執政遂置子秀以似道所

善陸壑代之 太學諸生論丁大全不當追逐董槐甲午以董槐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丙申詔曰進退臺諫權在人主若由學校萬無此理且非大臣所得進退學校可得而進退之乎叩閭縷縷更無已時可令學官先論三學諸生可安心肄業以副朕教育之意仍令御史臺契勘當時同侍臺牒作倡鼓率之吏重作施行臨安府根究本隅將校懲其不能鈐束隅兵之罪丁大全之逐董槐也入疏自解帝亦不以爲然然不欲學校上書故有是命 戊申帝問輔臣曰吳淵乞萬兵以備瀘澈思播何以應之程元鳳曰欲令淵且選

兵五千至夔門瀘澈有急則援瀘澈思播有急則援思播東可以捍金洋南可以庇歸峽卻從沿江調兵五千以補京湖之數 秋七月甲寅知敘州史俊調舟師連與蒙古戰卻之 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礪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丙辰帝諭輔臣曰振飭紀綱修明法度今日急務前此只緣物情廢法以致蠹弊滋多今當痛革帝又曰邇來朝廷之勢輕盍思所以重之程元鳳言當以求才爲急人才眾多則國勢自重帝然之 蒙古諸王塔齊爾等軍過東平掠民羊豕蒙古主聞之遣使問罪由是諸軍

無犯者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遼主集賢殿講學都統都統制北湖等處地方事務理糧餉等事並都統制

宋紀一百七十五

起柔兆執徐八月盡屠維協治十二年八月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明聖安孝皇

帝

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八月程元鳳陳正心待臣進賢愛民

備邊守法謹微密令八事

甲午帝諭輔臣聞廣守多

貪虐害民宜先汰其尤者丙申詔邕州守臣程芾奪秩

罷 已酉帝諭輔臣曰近有言羅鬼不足恃者程元鳳

等曰置呂文德于沅靖置向士璧于歸峽城築之費甲

兵之需無不應之正所以爲此例也又聞黃平可通靖
州已令荆閫嚴佗防捍 甲寅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
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
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
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邇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
則欠經常綱解欲寬財力必汰冗員從之 冬十月癸
亥出封樁庫新錢兌使以濟民用 丙寅命錄進姚永
慶所言蜀中便宜事 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
會之所皇弟呼必賚以僧子聰精于天文地理之術因
命相宅子聰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子聰營

之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既而升爲上都以燕爲中都

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吳衍翁應

弼竝除監察御史 丁大全既逐董槐益專恣用事道

路以日癸巳太學生劉黼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陳

宗上書攻之大全怒甚丙申詔學官申嚴祖宗學法諸

生或怙終不悛自畔名教必正憲典仍令三學立石

詔正特奏名御試毋得更循舊制例以武功資帖比折

陞甲陞等 乙巳以御史吳衍翁應弼言太學生劉黼

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于伯等七八竝削

籍拘管外宗司

攷墨宋史丁大全傳上書攻大全者止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

人士論稱宜中等爲六君子今從宋史全文

癸巳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

丁大全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閭貴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曰閭馬丁當國勢將亡 詔開國以來勲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不能世濟其祿者所在州軍體訪以聞 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 乙丑以張礪兼參知政事 壬申詔百司庶府及諸道監司以下毋以私怒寄收人于縣獄有罪應收者結絕不許過三日 甲戌詔出封樁庫新造川會收換兩料川引是歲蒙古烏蘭哈達

舊作兀良合台今改

征白蠻阿珠

舊作阿尤今改

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蜀帥合兵烏
蘭哈達遂出烏蠻渡瀘江剗圖喇蠻三城擊破宋兵奪
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
蜀江與汪德臣等會 高麗國王暎及雲南諸國皆入
朝于蒙古

寶祐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春正月丁亥朔以趙葵爲少保寧遠

軍節度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兼夔州策應大使
進封衛國公賈似道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吳淵參知
政事李曾伯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 辛卯帝曰吳淵
奏腹幹支徑頗詳程元鳳言昨準宣諭鹽井鑛鐵山等

險隘已劄蒲擇之疾速措置 乙巳雷 丙午禁姦民

伦白衣會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 丁未詔以雷

發非時減徒流以下罪戊申帝謂侍臣曰獄訟淹延亦

能上千陰陽之和宜速與疎決 辛亥以吳淵堯輟視

朝 蒙古主左右讒皇弟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信

之遂遣阿勒達爾舊伦阿蘭答兒今改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

之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

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

癸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皇弟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

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校遠將受禍莫若盡

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從之 蒙古
董文蔚旣城允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
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
木拔柁立于水竇以薪草爲橋頃之卽成至曉兵悉渡
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
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二月戊午以賈似道爲兩淮
安撫大使 壬戌築思州三隘 乙丑右正言戴慶炯
言數十年來諸處戎帥專肆貪婪逼令軍人營運願申
警戎帥嚴與禁戢軍債從之 己巳帝曰溪蠻爲敵所
有欲窺伺邕宜可不預備程元鳳曰去秋已聞此言屢

令徐敬子嚴爲防拓又行下邑宜守險要以備不虞

癸酉賈似道奏渦口築城 丁丑布衣余一飛高杞陳

襄陽備禦策命京湖宣撫使趙葵行之 三月癸巳帝

曰聞近畿頗有剽竊所當禁緝程元鳳曰此卽憲責也

巳酉詔曰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

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竝緣爲姦延及無辜攤賴

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

悉誦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夏四月庚申朝獻景

靈宮 丙寅以竝伯高宗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丁卯

高達以白河戰功進右武大夫遙郡防禦使王登進官

一等直祕閣 壬申帝曰李遇龍奏楊禮舍苦竹隘而
守吉平北兵有占築苦竹之謀宜諭蒲擇之急爲進守
計程元鳳曰向來段元鑑克復此隘極爲不易楊禮不
應輕棄令擇之急伦措置毋爲敵所據 蒙古兵攻苦
竹隘詔京湖調兵應援 閏四月巳丑程元鳳等上中
興四朝志傳皇帝玉牒曰歷元鳳等各進官二等 壬
辰李遇龍奏蒙古兵窺劔門將築堡塞蒲擇之以朱禩
孫監諸司軍自以制司兵繼之 乙未以謝奕昌爲少
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戊戌程元鳳等上進
編修吏部七司條法 巳亥帝曰趙葵行過如郢之增

溪城濠運糧于襄有三年之積撝置可謂合宜又曰葵
近奏已調援蜀兵三千程元鳳言昨令調遣五千今恐
未足用帝曰已令增調矣王子趙葵乞增兵十萬分布
淮蜀沿江江湖程元鳳請從之五月壬午錄行在建
康繫囚杖以下釋之詔夏貴城築荆山剋期集事陞
正任刺史六月蒲擇之師還甲午帝曰西蜀尙未能
取失此機會然劔門之賞不可不從厚庶可激勸尋詔
擇之進官二等餘陞轉有差丁酉同簽書樞密院事
馬天驥罷癸卯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贖賑
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是月蒙古主謁太祖行宮祭

旗鼓 蒙古烏蘭哈達以雲南平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郡縣從之加烏蘭哈達大元帥還鎮大理 秋七月乙卯錄中外繫囚 己未太白晝見詔調諸路州縣民戶逋欠官賦 乙丑詔諸路闕帥司招填軍額申嚴占俗之禁 庚午帝謂輔臣曰昨日經筵有以邊臣久任爲言者朕諭之曰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山西二十年官皆止於觀察使久任邊臣乃祖宗馭將帥服中外之法也程元鳳對曰誠宜率由舊章 八月庚子帝曰近有鬱攸爲災延燎頗多居民殊可念程元鳳言不能早救于微及旣熾自難撲滅帝曰臨安府所

奏兩城民屋須遠二丈此說可行 以張礪爲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庚戌申嚴諸路州縣稽留敕書奉行不謹及遞兵遲慢之弊 九月壬子朔以久雨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詔今後臺臣遷它職而輒出關者準違制論著爲令 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 蒙古烏蘭哈達遣使招安南降安南人囚其使遂議征之播州遯境告警 甲戌帝曰播州乞兵想事勢頗急當令夾擊程元鳳曰已令朱禔孫襲其後呂文德遏其前卽聖訓所謂夾擊也時朝議徒託空言幸蒙古兵未入境

耳 戊寅以史嵩之薨輟視朝嵩之爲相雖飾詐要譽

而肺肝如見不爲公論所予 己卯以王福爲左金吾

衛上將軍知和州吉文瓘主管殿前司郭濬主管侍衛

步軍司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於蒙古可直鉅

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

有此何爲卻之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赤今改以爲言蒙古主

稍償其直且令今後無復有獻 蒙古諸王伊遜克舊

亦孫哥駙馬約蘇爾舊倫也速兒今改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

宋囚使臣是月議出師南伐 冬十月乙酉恭謝景靈

宮 庚寅張礪薨輟視朝 癸巳雷 丁酉以林存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已酉以雪出封樁庫十

八界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庚子以

皇子忠王禕爲遂安鎮南軍節度使 蒙古烏蘭哈達

進兵壓交南境安南國王陳日熙隔洮江列象騎步兵

甚盛烏蘭哈達分軍爲三隊濟江齊齊克圖

舊作徹徹都今改

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圖

舊作懷圖都今改

與阿珠在後

仍授齊齊克圖方略曰汝軍旣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

我駙馬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

爲我擒矣師旣登岸卽與戰齊齊克圖違命六南人雖

大敗得駕舟逸去烏蘭哈達怒曰先鋒違我節度國有

常刑齊齊克圖懼飲藥死烏蘭哈達入安南日照遁入
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
縛一使死因屠其城日照請款烏蘭哈達乃大饗軍士
而還十一月壬戌詔曰朕軫念軍民無異一體嘗令
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平糴倉官藥局矣又給官錢付諸
營置庫收息濟貧乏柰郡守奉行不謹所惠失實朕甚
憫焉更有斃于疫癘水災與夫歿于軍者遺骸暴露尤
不忍聞也可行下各路清強監司嚴督守臣宣制安撫
癸酉帝謂輔臣曰將帥提兵征伐當直入播境須令
追襲進勦仍撫循諸蠻不可縱軍士騷擾以失其心甲

戊又曰上流之報稍寬正是自治之歲月也 乙亥帝
曰昨付出黃平圖其間險要處皆當置屯程元鳳言黃
平清浪海溪三處當審度緩急分置大小屯 十二月
辛巳朔以李曾伯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廣西
制置使置司靜江府 丁酉詔三衙及江上諸軍應從
職事并要戰功及隊伍中人不許以任子雜流非泛補
授其離軍者止許授不理務差遣果有材略功績從制
闔保明卻與理務 蒙古皇弟呼必賚入見蒙古主於
行宮相對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呼
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寶祐六年

蒙古憲宗八年

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

兼同樞密院事林存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詔出封椿

庫銀一萬兩付蜀閬 詔趙景緯屢辭召擢雅志嘉尚

特改京秩 癸酉罷廣西經略司以李曾伯爲廣南制

置使兼知靜江府 甲戌詔樞密院編修官呂逢年詣

蜀閬趣辦關隘屯柵糧餉相度黃平思播諸處險要緩

急事宜具工役以聞 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爲端明

殿學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湖南總

領 壬辰雨土 蒙古主命諸王額埒布格居守和林

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遣張柔從皇

弟呼必賚攻鄂廼臨安塔齊爾攻荆山又遣烏蘭哈達
自交廣會于鄂爾子聰張文謙言于皇弟曰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皇弟曰期與卿等共
守此言于是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
悉縱之蒙古耨埒舊作今改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達
哈舊作阿答胡今改于成都四川制置蒲擇之道安撫劉整等
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
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埒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
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廼成都會阿達哈卒耨埒
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

路擇之兵潰城中倉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安

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主以耨埒爲都元帥蒙

古遣諸王實喇爾伐西域實喇爾以札木諾延舊作馬那延

今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實密爾舊作乞石迷今改十

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實喇爾

遂畱鎮西域安南國王陳日照傳國于長子允昂允

昂遣其婿以方物入貢于蒙古蒙古洪福源連年伐

高麗積有勞績會高麗質子請福源於蒙古主遂見赦

三月辛亥朔祈雨乙卯錄行在繫囚丙辰馬允

祖請以汪立言呂文德王鑑王登等充制司參議官及

辟制司準備差使等官從之 庚申詔出封樁庫十八
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 辛酉錄中外繫囚 戊
辰以馬光祖兼荆湖北路安撫使 夏四月庚辰朔詔
以當春不雨有妨東作自四月一日避殿減膳癸未程
元鳳等乞解機政不許 甲申大雨丁酉羣臣請御正
殿復常膳表三上從之 詔田應已特差思州駐劄御
前忠勝軍副都統制往播州共築關隘備禦 辛丑程
元鳳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時丁大全謀奪相位
元鳳謹飭乏風節力請罷尋提舉洞霄宮 丁未以丁
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朱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少保寧遠

軍節度使衛國公趙葵充醴泉觀使兼侍讀 蒙古主

由東勝河渡次六盤山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蒙

古主由隴州趣散關諸王穆格舊作莫哥今改由洋州趣米倉

道萬戶額埒布格舊作宗里今改由潼關趣沔州劉敏輿疾

入見蒙古主問以何言對曰中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

恐非計也蒙古主弗納 蒙古徵益都行省李璫兵璫

言益都南北要衝兵不可徹許之璫遂攻海州漣水軍

夏貴等戰卻之 五月癸丑夏貴進官二等兼河南招

撫使毛興特轉右武大夫 丁巳李曾伯言廣西多荒

田民懼增賦不耕乞許耕者復三年租後兩年減其租之半守令勸墾闢多者賞之詔可 丙寅詔與芮判大

宗正事 丁卯嗣秀王師彌薨 甲戌李曾伯請屯萬

兵於欽州爲交人聲援從之 六月辛巳帝始聞安南

被兵謂輔臣曰安南求援之情頗切所當嚴兵以待丁

大全對曰以糧運未至故調兵未行帝曰事不可緩時

安南已爲蒙古所破 蒙古皇子阿蘇岱舊名阿速因

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慈者斬以

徇由是秋毫莫敢犯 秋七月庚戌潼川帥臣朱禎孫

言長寧軍自辦錢糧辦造器具修築凌霄城圓備詔易

士英特帶行閣門宣贊舍人朱文政宇文同祖各進官
一等楊震卯等七人減磨勘將士支犒有差尋詔祺孫
進官一等 丙寅帝問過報丁大全言三過有備無慮
帝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蒙古主畱輜重于
六盤山率兵由寶雞攻重貴山所至輒破 八月庚寅
帝曰成都係蜀安危不可不亟圖之丁大全對曰朝廷
既已示勸何事不可爲時過境危急而大全習爲便給
如此 先是高斯得治吳自性之獄高鑄爲首惡駮配
廣州捐貲免行至是爲丁大全監奴喉監察御史沈炎
論斯得以閭漕交承錢物臨安尹顧巖傳會其獄詔斯

得奪職鑄官徵賦百餘萬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
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 都省言倭船入界禁
令素嚴比歲慶元舶司但知博易抽解之利聽其突來
洩貲銅錢爲害甚大癸卯詔沿海制司于濱海港汊嚴
切禁戢 九月庚戌雷 丁卯詔出平糶倉米二萬九
千九百石有奇賑糶以收敝楮 已巳詔京城敝楮不
堪行用于封樁庫支撥兩界好會盡數收換詔出樞務
楮幣一百萬賑三衙諸軍 甲寅蒙古主進次漢中都
元帥耨埒畱密喇卜和卓舊佗密里火者今改劉巖等守成都自
率眾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之招諭苦竹隘實入隘遂

與守將楊立堅守 冬十月丙子朔帝以蜀中將帥暴
露日久命與序遷 壬午蒙古主進次寶峯癸未入利
州觀其城池竝淺惡以汪德臣能守賜卮酒獎諭之遂
渡嘉陵江至白水命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劔門 乙
酉都省言知隆慶府楊禮守安西堡敵兵搏城招誘投
拜禮憤激詬罵率諸將兵射退之詔楊禮進官二等仍
下諸郡以勵其餘 丁亥詔以張實爲和州防禦使
戊子蒙古主遣史樞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
師入楊立巷戰死獲張實支解之 庚寅都省言廣南
制置大使司鎮撫劉雄飛提兵親入橫山分遣將士迎

戰殺獲頭目軍器詔雄飛進官三等將士增秩賞賚者
差 辛卯都省言淮民避難渡江轉徙可念詔鎮江府
常州江陰軍各出義倉米千石賑之 庚子蒙古進圍
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 十一月己酉詔新築黃
平賜名鎮遠州呂逢年進一秩 蒙古主進攻鵝頂堡
知縣王仲降城破王佐死焉翌日蒙古主入城殺佐之
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諸王穆格塔齊爾竝略地還引
兵來會 辛亥以流民渡江出浙西江東路五州米三
萬石命各郡守臣賑之 癸丑遣復余玠官職 丙辰
給事中張鎮言徐敏子曩帥廣右嗜殺黷貨流毒桂府

詔依舊羈隆興府 壬戌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朱熠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饒虎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詔諸路憲司廉訪所部州縣毋得虐民仍禁止貪賴之害違者坐之 召牟子才權工部侍郎子才以丁大全與董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力辭先是子才在太平州撰李白祠記又刻高力士脫鞵圖語多斥宋臣或以告宋臣宋臣泣懇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

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眾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駁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 蒙古主進攻大

獲山遣王仲招守將楊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喇齊舊作李忽曰大淵去事

未可測當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

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卽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

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佗變是以亟歸耳

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爲都元帥 蒙古將李

瓊破海州漣水軍通判侯昂盛戰死之舉室遇害餘將
士被傷殆盡賈似道上章引咎詔以功自贖太常寺
博士王應麟入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
有蕃籬唇齒之憂軍功旣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
非修攘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容悅之言自寬
帝愀然曰過事甚可憂應麟曰願汲汲預防無爲壅蔽
所欺丁大全惡言過事應麟旋罷龍州降于蒙古
十二月丙子朔詔以明年爲開慶元年庚辰以蒙古
兵入蜀詔荆湖制置使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璧移司
紹慶府時士璧不俟朝命進師歸州捐家貲百萬以供

軍費光祖亦不待奏請招兵萬人捐鉅萬兩以募壯士
迎戰于房州詔光祖士璧各進一秩 壬午蒙古都元
帥楊大淵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辦埒攻
簡州以降將張威爲先鋒 乙酉蒙古主次運山楊大
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張大悅仍以大悅爲都元帥屯將
施擇不屈死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以
降 丁酉蒙古破隆州大良守將蒲元圭降蒙古主命
諸軍無俘掠 癸卯蒙古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
降

開慶元年

蒙古憲宗九年

春正月乙巳朔詔飭中外奉公法圖

實政 蒙古主駐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
百官曰今在米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托驢
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巴勒齊
曰托驢怯臣願往居焉蒙古主善之 國子監主簿徐
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
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間不
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
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
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
不墜乎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

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
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尙未聞有死戰陳死
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
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
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
疏學校叩關至有欲偕尙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
釋然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
今天下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誤國之罪不誅則
用兵之事不勇東南一隅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
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資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

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不報肝江廖應淮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應淮荷校行歌出都門觀者壯之 已酉蒙古兵攻忠雅漸薄夔境詔蒲釋之馬允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三衙諸軍丙寅帝曰海道戍兵雪寒可念與在城寨者不同可量與給犒一次 丁卯賈似道以樞密使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

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

二廣人馬通融應援上流蒙古兵破利州隆慶順慶諸

郡閩蓬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主命降人晉國寶招

諭合州守臣王堅執之殺於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

瑄塔哈

舊作渾達海今改

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台布哈

舊作乞台

不花今改守青居山命辦埒造浮梁於涪州之蘭市以杜援

兵二月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

餘堅力戰以守蒙古主會師圍之 乙酉詔疆場未戢

調度尙繁出內庫十七界楮幣三十萬助支賞 丙戌

以馬光祖爲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

己丑詔謁建康太平寧國池州廣德等處

沙田租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蒲擇

之在蜀無功故以文德代之尋命兼湖北安撫使時蒙

古軍中大疫議班師庚申馬光祖奏蒙古兵自烏江還

北

辛酉雨土

夏四月甲戌朔以段元鑑楊禮歿於

王事立廟賜額各官一子

甲申帝以王堅忠節守城

拒敵萬折不回可爲列城之倡命優加旌賞

乙酉都

省言知施州謝昌元自備百萬緡米麥千石勸築城壁

于倚子口合與推賞詔進官一等

辛卯朝獻景靈宮

詔諸路提點刑獄以五月按理囚徒

是月蒙古兵

在台州城下大雷雨凡二十日 五月甲辰朔城金州

開州 乙丑詔鑄新錢以開慶通寶爲文 辛未賜禮

部進士周應炎以下四百四十二人及第出身 婺州

大水發義倉賑之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濮州召宋子

貞於東平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南

人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

則宋之郡縣可傳檄而定也時郝經從至濮有得宋奏

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經曰古

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

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

其利也皇弟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巴圖議耶對曰
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議論此則經臆說耳因爲七道
議以進 六月呂文德乘風順攻涪州浮梁力戰得入
重慶卽率艤幢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
爲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天澤追至重慶而還 辛
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 合州受
圍自二月至於是月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
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
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
降語未旣幾爲飛石所中因得疾卒會天大雨攻城梯

折後軍不克進而止 蒙古皇弟呼必賚次相州召隱士杜瑛問南征之策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倉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倉不生亂無兵不守命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朝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皇弟悅曰儒者中有此人乎命從行以疾辭瑛時昇之子也

秋七月癸亥蒙古主殂於釣魚山壽五十二後追諡桓

肅皇帝廟號憲宗史天澤與羣臣奉輿北還於是合州

圍解

攷異元憲宗自因頓兵日久得疾而殂重慶志謂其中飛石蓋因汪德臣而誤也今不取憲宗

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亦不許之過制

初定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帝卽位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羣臣甚嚴嘗曰爾輩苟得朕獎諭之言卽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它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參知政事致仕蔡抗薨諡文肅 八月蒙古皇弟呼必賚遣楊惟中郝經宣撫京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皇弟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

源弁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境大舉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卽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遣使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嚴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

軍出維揚三道竝進東西連橫殿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丙戌會兵渡淮皇弟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竝進南軍皆遁壬辰次黃陂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皇弟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時沿江制置副使袁玠微源利虐甚蒙古兵至黃陂漁人獻舟爲鄉導九月壬寅朔親王穆格自合州遣使以憲宗凶問告皇弟請北還以繫人望皇弟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甲辰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南軍以大

舟扼江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皇帝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乙巳文炳率死士數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眾趨岸搏戰南軍大敗明日率諸軍渡江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已未嗣濮王善騰薨 庚申下詔責已勉諭諸閫進兵 以右諫議大夫戴慶炆簽書樞密院事 丁卯以遯事孔棘命羣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嶽瀆諸陵 蒙古兵至臨江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

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此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于敵樓事聞贈寶章閣待制官其二子諡正節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出內庫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蒙古侵軼日甚右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冬十月丁未朔罷判鎮江府 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職任依舊屯漢陽以援鄂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相由近年姦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君附和逢迎仁賢空虛名節器

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
不察稔致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
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尊背國
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趙與籲之腹心爪牙而
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踞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宜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鑄
等羈管州軍不報 九江制置副使袁玠丁大全之黨
也貪且刻壬午竄玠于南雄府尋移萬安軍 中書舍
人洪芹言丁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
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

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
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齎祿以籠天下之財饒
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癸未
詔大全落職致仕 先是丁大全使其私人爲浙西提
舉常平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
攤一路騷動大全既斥以孫子秀代之子秀還前政鹽
本錢五千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定衡量之非法
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 乙酉雷 時邊報曰急臨安
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堡朝野震
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鋒鏑軍器大監何

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
賴御史朱龜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四
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畱蹕以安民心帝
遂止海寧節度使判官文天祥上言請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
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
道亦屯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徹辰巴圖爾舊作
苦徹
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降者以
今改

軍出襲徹辰巴圖爾蒙古兵勢盛勝戰死達嬰城固守
先是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督戰卽戲之曰魏巾
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軍士謹
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
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士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
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吳潛用御史饒
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
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
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憐不
究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

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蒙古烏蘭哈達率騎三千蠻焚萬人破橫山

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蘭哈達使阿珠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蹶賓象二州入靜江府連破長沅直抵潭州南軍斷其歸路烏蘭哈達出南軍後命阿珠夾擊南軍敗走遂堡潭州城下 閏月癸酉雪出

封樁庫楮幣二十萬賑都民三衙諸軍亦如之 丁丑

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爲

京西湖北安撫使知鄂州 蒙古阿勒達爾舊名阿藍答兒今改

瑄塔哈舊名倫渾都海今改托果斯舊名脫火思今改托里齊舊名脫里察今改

等謀立額埒布格阿勒達爾使托里齊括兵于漠南諸

州而又乘傳行漠北諸郡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皇弟

呼必賚妃鴻吉里氏

舊作宏吉
刺今改

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

太祖皇帝曾孫珍戩

舊作真
金今改

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勒

達爾不能答又聞托里齊亦至燕妃卽遣使馳至皇弟

呼必賚軍前密報令速還皇弟召羣臣議郝經曰易言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

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

實喇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啟戎

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埒布格已令托

里齊行尚書事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
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
乎若彼果稱遣詔僞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敕江上欲歸
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
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
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迎大行靈輴收皇帝璽遣
使召實喇額呼穆格諸王會塞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
安輯命王子珍戡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
社稷安矣皇弟然之乃發牛頭山聲音直趨臨安賈似
道大懼會台州王堅遣阮思聰掉急流以蒙古主訃聞

似道意稍解遣朱京請和願得行人會議趙璧請行皇
弟遣之璧登城宋京曰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爲界且歲
奉銀絹各二十萬璧曰大軍至濮州誠有是請猶或見
從今已渡江是言何益賈制置今焉在耶璧行時呼必
賚戒之曰汝登城必視吾旗旗動速歸可也至是適見
其軍中旗動迺曰俟它日復議之遂歸（改異）宋史賈似
道傳載似道遣
使請稱臣割江奉歲幣本紀但云歲幣請和而已在宋
紀或諱言稱臣元史斷無代諱之理據元史本紀及趙
璧傳俱不言似道有稱臣之請當得其實以似道之姦
始則擅許歲幣繼則背約挑禍其罪狀甚著不在稱臣
與否也今
皇弟拔砮北去畱張傑閭旺以偏師候湖南

烏蘭哈達之師 十二月己亥朔賈似道言鄂州圍解

辛亥詔改明年爲景定元年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
州甚急帥臣向士璧極力守禦旣置飛江軍又募斗弩
社朝夕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
眾覘之過於南嶽市大戰卻之皇弟呼必賚遣特默齊
舊作邁鐵赤今改將兵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趣湖南 蒙
古皇弟呼必賚軍還至燕托里齊方括民兵民甚苦之
皇弟詰其由託以先帝臨終之命皇弟知其將爲亂所
集兵皆縱之人心大悅